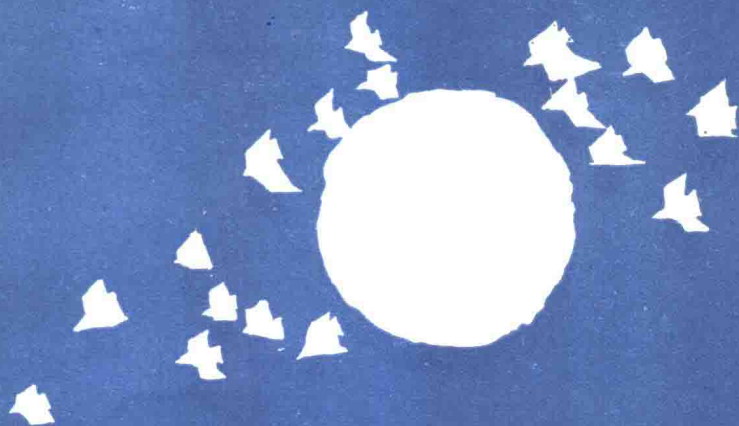




〔日〕大江贤次 著
林怀秋 译

绝唱



绝唱 绝唱 绝唱 绝唱

JUE CHANG JUE CHANG JUE CHANG

绝 唱

〔日〕大江贤次 著

林 怀 秋 译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科技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7.625印张 2插页 166,000字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2,250册

统一书号：10091·1020 定价：1.05元

前 言

故事发生在七十年前（明治末期）我的故乡。记得大概是我六岁时的一个暮春的晚上，妈妈和人们站着谈话，说今天晚上有人用灵柩车拉着曾当佣人的爱妻的遗体，给她穿上新娘衣裳，要沿着这条山谷小道上溯八十公里，咱们都去给她合掌祈祷吧。

日本从中日战争始，终于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泥潭，在东京空袭中遭灾的我们夫妇和三个孩子疏散到老家去。这时忽然想起了幼时听到的这个故事，动了用它来描绘眼前现实的念头。由帝国主义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该有多么残酷，象我老家那样的村子，五十户人家就打死了九个人，而且还有许多在工厂被炸死的姑娘和因过度劳累病死的家庭主妇。通过这些非战斗员——无辜居民的惨剧，我渴望着反战精神能为广大民众所接受。

我为什么要取材于往昔的这个故事呢？我们岛国被德川幕府施行锁国制度达三个世纪之久，明治维新后的政府也强硬地标榜富国强兵政策，制定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宪法，苛敛诛求、酷使人民，在日清、日俄、日德战争中蹂躏中国大陆达十年之久，在国内的民众生活中封建制度猖獗，地主和佃户之间的阶级差别森严。我这个贫农的儿子对这种弊病是深刻地铭记在心的。为此我决心把这个在我故乡长期流传的故

事加以现代化。待到再次上京，在废墟中定居以后，我就开始了这一工作，直到这部作品发表，历时一十三年。

开始题名为《葬婚歌》，出版社提出忠告说，这样内容过于坦露，容易被看为粗俗之作，经种种考虑，遂改名为《绝唱》。这一词语本出自中国古典，原指极为优秀的诗歌，作者自不量力斗胆以此为题，想以此象征超越阶级的主人公们纯洁爱情的真实之美。在出版后二十余年的时间里，电影、电视已六次摄制成片进行放映。也许是偶然吧，饰演女主人公小雪的演员都是十八岁，而且凡演出这出戏的演员都因此出了名，获得了文艺界的好评。

由于她们过多地把原作中的《伐木歌》当作演出的主要内容加以利用，容易使人误解为《绝唱》的含义就是指这个歌谣。我作为作者，希望读者能够理解原作所包含的意图。在此次译成中文时，如能将我平素所持的思想精神与文艺抒情交织在一起，为中国的读者所理解，我将至感荣幸。

在向本书译者林怀秋氏与担任质疑问答仲介之奈良和夫氏深致谢意的同时，希望这篇小文能为中日友好事业多少有所贡献。

一九八一年秋

著 者

目 录

第一章 山鸽小雪	(1)
----------------	-------

第二章 湖畔的记录	(73)
-----------------	--------

第三章 葬婚歌	(152)
---------------	---------

第一章

山鸽^①小雪

(1)

当绕过山峡，第一次看到园田家的盆地的时候，“啊，这真是……”我不由得轻声惊叹起来，一再揉着自己的眼睛。

这座庄园比我一路上想象的要壮丽得多，以绿中带黑的杉山为背景，远远望去，它那高贵的红彩釉瓦屋顶闪闪发光，仿佛古都奈良的古伽蓝一般。在宽阔的宅邸四周，围着粉壁高墙，仅只前院那四壁爬满幽雅的锦莨的一溜杂屋，就怎么也比我出生的那个家大得多。

在正房后面，有高耸的一溜三栋仓库，正面栋梁之下，绘着鲜艳的剑和酢浆草的纹章，模仿当地神话中的天丛云剑^②，勾画得黑魆魆的，正承受着夕阳斜照。

天然纪念物沉香木在围墙门到正房大门之间，伸着茂密而平展的枝叶，好象美丽的巨掌一样，看上去约有二十多米。在繁密的茵褥般的树顶上，一只白猫悠然自得地在那里睡午觉，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不管正门有多少来客，里院也是寂无声响，真是巨院深

① 原文山鸽，可译作青鸱。为易懂且与文意贴切，译为山鸽。

② 日本的三种神器之一。

沉，阔绰之极。

……猛一抬头，见上面悬挂着一个雅致的鱼形木梆，旁边还挂着一个风雅的长柄小槌儿。敲不敲呢，我有点踌躇，因为不想扰乱这平静。从整天呆在蜂巢一样的小学校忽然来到这么闲静的环境，一下子觉得连脖颈都有些阴森森的。过分的静寂，甚至使我惶惑有一种说不出的旷阔之感。我手拿小槌站了好一会儿。日照正强，然而后山的岚气，却冷嗖嗖地经由宅院深处，向前院杂屋飘浮过来。

敲了敲木梆，果然声音清脆，响彻整个宅院，甚至听到了微微的回声。会有什么出来呢？我一面屏息静待，一面让文学的幻想任意驰骋：在这种气氛中，应该有一位梳着和式高髻的染黑牙齿^①的老婢，安详地走出来鞠躬才相称，这才是已被遗忘了的明治时代的风习。我正在默念着夏目漱石^②《草枕》中所描写的在山岭上的茶馆门口喊声“噢——哟”没有一点回声的那个章节。突然后边响起了人声：

“您是哪位？……”

我只顾注意前面，没想到身边传来了这么饱满而有力的年轻人的声音，陡地吃了一惊，慌忙回过头来。看到一个身上斜挎肩带^③，穿着箭翎状花纹单衣的姑娘。她好象刚在杂屋里干着活。和我目光相遇时，她面颊一下子染上了红晕，急忙解开肩带。

“园田君在家吗？我是《野火》杂志的大谷。”

① 日本古代风俗，妇女结婚后染黑牙齿。

② 近代日本著名小说家（1867——1916）。《草枕》系其作品之一。

③ 劳动时挽系长袖用的一种背带。

“噢，是找少爷的？请您稍等一会儿。”

姑娘一从庭院里消失，我也许是由于期待着的老婢没有出现。却出来了这么一位娇嫩的少女，一下子觉得周围的岚气变得清新起来。由于心理作用，甚至感觉到吹来阵阵快适而温暖的微风。多微妙的印象和感觉上的突变啊。这明暗强烈的对比，使我不禁哑然失笑。在古色古香当中，跃动着新的脉搏。使我好象初次看到新鲜和古老这二者融汇在一起，如此生动而和谐。说起来有趣，过去我总认为把一个老婆子放在全是小学生的校园里，是非常不协调的，现在觉得这样掺在一起，反而显得校园更加生动。

我们同人杂志《野火》的大先生们每次驾到时，总是碰到一套陈腐的老规矩。真是太煞风景了。……好啦，这回我可……我一面想着，一面背对着正门等候那位姑娘。……接着就听到背后人声：

“呀，欢迎欢迎！”是顺吉亲自高声喊着迎了出来。

“嗨，我好象觉得倒退到了明治时代一样，正在发呆呢。”

“这可没办法……现在已经是昭和了。”

他的住室是个独间儿，沿着回廊可以望见很宽阔的庭园，在绕着假山的藤棚下面的泉水中，二尺多长的红色鲤鱼不断地欢跳。不知来自何方，传来了竹管导水的潺潺声。住室里洋书堆积如山，面南靠左，一张沉重的紫檀桌子，稳稳地放在那里，对于思索和创作来说，这气氛是再好没有的了。

“环境真美，在这儿写不出杰作来才怪呢。是不是，园

田君？”

“没有的话。文学嘛，在这儿是写不出来的。”他涨红了脸，仿佛有点害臊地眨了眨眼睛又说道，“在旁观者看来好象不错，实际情况真叫人恶心。说实在的，我真想从这儿逃脱出去。大谷啊，你看看我这处境吧。周围有眼睛看不见的因陈守旧的传统和封建锁链，把我缠得紧紧的。……今天早晨我还和爸爸发生了一场争吵。”

“你把它原原本本地写成小说不就很好吗？一定能写出日本的托尔斯泰式的作品来的。受了托尔斯泰影响的‘白桦’派作家们，他们就是贵族和上流社会家庭出身的子弟。他们对那封建社会的描写曾为社会作出了贡献。只是他们所写的范围仅限于由个性解放而引起的家庭纠纷，而且都限于以城市作背景，你却要写这些先辈们都没有写到过的地主。你来一篇胜过《暗夜行路》^①的杰作吧。”

“谢谢你啦。可是——我并不是因为做不到而不肯说，我已经连一点儿写地主生活的热情和兴趣都没有了。现在还来琐琐碎碎用自然主义的手法描写地主生活，那是白搭。地主不是要不了多久就会自然灭亡吗？它已经得了无可挽救的动脉硬化症啦。”园田顺吉此刻不象平时那么拘谨，在安详中流露着激情。许是在自己家里，安定的心情帮了他的忙吧。他接着说道：“尽管我要努力学托尔斯泰，可并没有想去追随白桦派。我这黄口孺子说这种话未免有点儿不谦虚，白桦派的作品大都是自我陶醉，多半有炫耀贵族之嫌。首先，对托

① 小说名，志贺直哉作。载于1921——1937年《改造》杂志，为日本心境小说的代表作。

尔·斯泰来说，他们是望尘莫及的缺少头脑的人。当时的读者为什么那么爱看他们的作品呢？……那是因为日本人的文化程度太低了。”

“日本的文学尽管有写佃户的，但正面以地主为题材的作品，可以说完全没有。……真可惜！”

“……也许你们会笑我，我这个性急的人——不，因为这我很苦恼，想从坐享其成的地主家里逃脱出去，以便更好地去写承担时代重任的劳动人民。而你们对我这心情却毫不理解。……真叫人难受啊。”

说到《野火》的同人之间，我们是比亲兄弟还亲的，平素开诚相见，无所不谈。唯独对园田顺吉一个人总是有些隔阂，对他总是客客气气地使用敬语腔调。看得出他本人是力图打破这种隔阂的。但这样一来徒然显得生硬可笑，无形中不得不又恢复到原来生疏的样子。……终究是因为我们的出身有隔膜啊。

“喏喏，你这样会适得其反。不管你怎么把它当成理想，你到底是和劳动人民沾不上边的……”

“是的，所以，象我这样的情况……怎么说好呢，就是说进入文学创作之前，还有个课题没解决。我只有打破现状，把自己放在新的环境里才行。但是，说来容易做起来难，追究到底，还是我自己懦弱。真希望有一天突然发生什么不可抗拒的惊天动地的事件，或者发生什么使我热情燃烧，非要奋起不可的事件……”说到这里，他忽然缄口不言了。

这时，刚才在正门上遇到的那位姑娘捧茶来了。这姑娘

身材小巧，肤色白皙，圆圆的眼睛，清秀动人，可脸庞上不知怎的却流露出一种寂寞之感，招人爱怜。她在正门口管顺吉叫“少爷”，看样子是个下人，然而却没有下人那种卑微感，不知身上哪里有股朴素的野性气味。

大概是有点紧张，她递茶的时候手有点颤，把茶洒到外边了。这时那姑娘的动作真有趣。照一般情况，赶紧道道歉，用手绢擦一下也就完了。她却顾不上道歉，急急忙忙找手绢，恰巧身边没有带，这一来越发慌了。她突然用手掌去遮掩茶杯的那种孩子气的动作，连她自己都感到吃惊，以致骤然转过身跑掉了。

“这，你看怎么样？”姑娘走了以后，顺吉羞怯地问我。

我有些迷惘了。不知所说的“这”，是指这位姑娘本人呢，还是指她洒了茶水的这件事。我呢，并没有把这看得怎么失态，甚至还感到她那纯真无邪的样子很可爱。

“给我的印象，有点象一只山鸽。……她是谁？”

“是我家看山人的姑娘，名叫小雪，从小就在山里长大，采香蕈和捡板栗是她的拿手。……山鸽这个名字挺好。”

说罢二人哈哈大笑。小雪再也没有来。我们接着就没完没了地扯起了文学评论，不知不觉地把这件事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2)

提起“山园田”，在整个山阴地方是远近闻名的豪族，整

个中国山脉^①北側郁郁苍苍值钱的杉树、桧树森林，几乎可以说都是他家所有。他家的山山谷谷，自从有了素盞鸣尊的降伏巨蟒传说以来，就出产优质钢的原料铁矿砂，另外还有全国储藏量最大的铬矿。虽然不象城里的大实业家那么显眼，但他家的财产殷殷实实，可以说是在大地上生了根的。

顺吉是园田家的独子，在京都大学读书期间因患神经衰弱症，中途退学回到了家乡。我所以认识他，是因为在文学上打交道结下的缘，他也加入了我们办的小小的同人杂志《野火》组织。在集会上，他不大说话，为人稳重，有大家子弟风度，不管同谁谈，他总是听别人的。

到处都是一样，文学青年大都是穷光蛋。我们连每个月的一点点会费也常常凑不齐。

有一次，顺吉怯生生的眼睛瞅着地面说：

“很对不起，那《野火》的发行费让我出一年行不行？”

我们听了大吃一惊，确实听到的是说一年。是不是把一个月错听为一年了？为了慎重，我们提心吊胆地把一年的发行费用告诉他。顺吉轻松地点头说：

“我明白，这算不了什么！只要在我家山上砍一棵杉树就够了。”不知为什么，说到这儿时，他的脸突然变得通红，又说，“哎呀，我说得太轻率了吧。请千万不要介意。”

“哪儿的话！这可真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啊。园田君，你这么做能行吗？”同人佐野一夫探了探身子说。

“啊，不，我们这同人杂志……噢，文学本来应该保持高尚纯洁，我却让大家图轻松方便，真对不起，请不要见

^① 位于日本本州岛。

怪。”他明显地流露出一不安的神色，一再认错。

这种不安，对我们这些穷人来说，正是令人羡慕之极的。我们每当紧急关头，常常想不择手段地去攫取资金，可是一旦真的要动手，又常常感到没有把握。结果我们只好不断反复地驰骋着伟大的空想来补偿实践方面的贫乏空虚。我们一直摆脱不了贫困，不但如此，我们甚至还把这当作了了不起的清高纯洁，把当前的现实完全不放在眼里。

可是园田顺吉不是和我们相反，正在发泄“富有者的苦闷”吗？真是太过分了。想想吧，我们守着毫无办法的“清贫纯洁”，常常为弄点资金而费尽心计，他却俨然和富裕安适的生活挑战。

本来，对他说来，一棵杉树是算不了什么的。

就在这件不算什么的小事当中，却包藏着他生活方式上的矛盾和斗争。一般说来，一棵杉树是算不了什么的，但能使《野火》从容地出刊一年，这该是多大的帮助！这一来大家可以不必再为会费而烦恼，可以痛痛快快地专心致力于创作，这不完全是一桩称心如意的好事吗？园田顺吉也准是这么想的，为此，才主动提出这个问题。但他刚提出来，却禁不住羞红了脸。

在另一方面，我们对“一棵杉树”的那种兴头，仔细考虑考虑，不能不感到有些别扭。这不是别的，就因为我们知道：这么干，占便宜的不是他，而是我们。

依赖富人园田的经济支援，能产生好作品吗？真是一厢情愿！贪图安逸，想安然地坐着就产生出杰作，真不成话。穷不要紧，应该面对严酷的现实，进行针锋相对的（哪怕是

噙着眼泪的)斗争嘛。只有这样,才能在创作实践中得到充盈人性的文学生命。轻易地当了贪图便宜的俘虏,象犹太出卖基督那样背叛纯洁的艰苦奋斗精神,那是最可耻的。正在经受考验的我们同人,不就是这样吗?

尽管谁都想到这些,奇怪的是都保持沉默,谁也不想开口,以致显得很尴尬。……实际上,在那种无法解脱的贫困的依赖心理的隐约蠢动中,可以看出我们这次是想对园田顺吉的做法加以尝试。现场上保持着一片难堪的沉默。大家都卷进了高傲的自尊和盘算的漩涡。

这时,佐野一夫开了个头。

“……我取消刚才那个天上掉馅饼的话……太丢脸了。”

“是吗?要是这样,我也就安心了。”园田顺吉的眼神一下子就明朗起来。

大家不由地松了一口气。与此同时,却又觉得有一种模模糊糊说不清楚的东西在困扰着我们。怎么说才好呢,用个粗俗的比喻,那心情就象是飞掉了到手的一只雀儿。我一再告诫自己,这种卑屈的心情是不应该的。可是不管怎样,还是越想越觉得心里犯疑,在我们自己和园田顺吉之间眼看就划出了一条鸿沟。当我对自己的丑恶感到惭愧时,咳,多顽强的自我固执!我们在彻底责备自己之前……首先却对园田感到越来越大的不满。

“哼,原来园田这小子想来考验我们哪。哼,我们也并不是没脸的。”

这种嘴里不说却放在心里的芥蒂,园田顺吉不会不敏感

地察觉出来。

他的表情，比以前更沉痛了。当然非误解不可的事，你怎么去解释也是白费。为了保持和好，他只有沉默，别无他法。在沉默当中，他体验着忍受同人们的猜疑和不满的悲哀滋味。

说来可卑，当时在《野火》同人间，我们经常背地里说园田顺吉的坏话，干这种事的热情比谈创作的劲头还足。

“园田这家伙，对我们的考验真够巧妙的。”

“哼，毕竟是这家伙的资产阶级趣味嘛。”

“你看他撤回捐献一棵杉树建议时那个高兴劲儿。他以为他捡了便宜。哼！”

我们这些青年因为在文学上没有自信，才组成这个同人杂志的。我们在团体里与其说是交流亲密友谊和热烈感情，还不如说是常常拙劣地互相标榜吹嘘。不，比这更重要的还是把同伴整下去，让自己单独作个出色人物。把园田顺吉作为攻击对象，这是极其自然的，我们把顺吉当作《野火》组织里的坏家伙，在这个前提下，大家都狠狠地数落他的地主根性——其实也正暴露了我们自己的浅薄。

我也是这些伙伴中的一个，但有的时候，觉得大家对顺吉骂得太过分了，就忍不住说：“关于那棵杉树的事，我们的想法是不是肤浅了一点？对园田来说，一棵杉树是谈不上什么得失的一件小事。园田所以撤回建议，是不是为了保持我们的清高纯洁，对自己贪图轻松的思想表示悔改呢？我们不可以这么想想吗？”

“你的心理描写太单纯了。也许园田真是那么想的吧，

也许……推理有推理的自由。”

“我觉得事情不是这样。我们是不是把现实和文学想象混淆起来了？”

总之，这一棵杉树是摩非斯特^①的问题。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是不纯洁的，但园田也决然谈不上纯洁。

陷入了无休止的抬死杠，我只好闭口不谈。这时我想到的是一种自我反省——问题不是围绕一棵杉树，园田顺吉和同人之间的纠纷，而是我们从庞杂混沌的现实中拣出真实的宝石加以琢磨，对这种作为文学根底的思想精神，我们实在还掌握得不够。

(3)

话虽如此……我自己也并没有理解园田顺吉的一切。仅是如前所述，在某些微妙的问题上，对同人们一味不近情理地对他胡乱猜疑和指摘，对他们由贫富成见而产生的种种刁难，我有些义愤。

向亲爱的读者们絮絮叨叨谈我们文学青年小组的内部琐事，大概不会引起大家的任何兴趣吧。

但在这个故事的情节发展上，我如果在不致使大家厌烦打瞌睡的程度上粗枝大叶谈谈的话，那就是，在大正以及昭和初期的“和平”时代，文学青年的各位先辈和我们现在不同，那时币值稳定，只要家里稍微寄点钱来就可以生活。他

^① 歌德著作《浮士德》中的魔鬼。